

海上花列傳

下

新式標點 海上花列傳 卷下

第三十二回 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雙玉定情遺手帕

且說黃翠鳳未免有些秘密閒話，要和錢子剛說。爭奈諸金花坐在一傍，可厭已甚。翠鳳眼睜睜看他半日，不禁好笑。便問道：『耐坐來浪做佢？』金花道：『錢大少爺喊我上來個呀！』翠鳳方纔會意，却嘆口氣道：『錢大少爺喊耐上來末，替耐做媒人呀！耐阿曉得？』金花茫然道：『錢大少爺勿曾說。』翠鳳冷笑道：『也好哉。』子剛連忙搖手道：『耐勸怪，高亞白個脾氣，我原說勿對個。』一歇歇坐勿定，教俚也無處去應酬。『翠鳳別轉臉道：『要是我個討人，像實概樣式，定歸一記，拘殺仔拉倒。』子剛婉言道：『耐要教教俚個哩！俚坎坎出來，勿曾做歇生意末，陸裏會？』翠鳳從鼻子裏嘆出一聲道：『看仔倪娘姨要打俚，乃末好像作孽。陸裏曉得打過仔隨便搭俚去說，佢閒話，俚總歸勿聽耐個哉！耐說阿要討氣？』金花忙答道：『阿姐說個閒話，我才記好來裏，要慢慢交學起來個呀！阿對？』翠鳳倒又笑而問道：『耐來浪學佢？』金花堵住口，說不出。子剛亦自粲然。翠鳳吸過兩口水煙，慢慢的向子剛道：『俚個人人生來是賤坯，俚見仔打末，也怕個。』價未耐巴結點個哩，碰着俚哉，說一聲，動一動。』說着，轉向金花道：『我搭耐說仔罷，照實概樣式，好好交要打兩轉得哩！』金花聽說，嗚咽飲泣，不敢出聲。翠鳳却也有些憐惜之心，復嘆口氣道：『耐做討人，還算耐運氣，碰着仔倪個無嫌，耐去試試看。珠鳳比仔耐更要乖點，勸說佢打兩記，纏纏脚末，脚指頭就沓脫仔三隻。』金花仍一聲兒不言語。翠鳳且自吸水煙，良久，又向子剛道：『論起來，俚噪做老鴿，該仔倪討人，要倪做生意來吃飯個呀！倪生意勿會做，俚噪阿要餓煞？生來要打哉，倪倪生意好仔點，俚噪阿敢打？』該應來拍拍倪馬屁，就是像俚乃鏟頭倌人，替老鴿做

仔生意，再要攪老鴿打，我總勿懂俚。乃爲伶實概賤，『說話之時，只聽得樓下再有一肩轎子進門，接着外場報說：『羅老爺來。』黃金鳳早於樓梯邊迎接，叫聲：『姐夫，該搭來哩！』羅子富逕往對過房間，這裏錢子剛卽欲興辭，黃金鳳一把拉住，喝令諸金花對過去陪陪。金花去後，子剛方悄問翠鳳道：『耐阿曾搭無姆說歇？』翠鳳道：『勿曾。故歇去說，常恐說閒架仔倒勿好，過仔節再看。』該搭事體，耐勳管閒話末，我自家來說。羅個出仔身價，耐替我衣裳頭面傢生，辦舒齊仔好哉！』子剛應諾遂行，翠鳳並不相送，放下水烟筒，向簾前喊道：『過來末哉！』於是金鳳手挈羅子富，珠鳳跟在後面，小阿寶隨帶茶碗及脫下的衣裳，一齊擁至房裏。惟諸金花去樓下爲黃二姐作伴。子富見壁上掛鐘，敲了十下，因告訴翠鳳，明辰有事，要早點轉去。翠鳳道：『就該搭口也早點咽末哉，晚我有閒話搭耐說，勳轉去。』子富自然從命，令高升和轎班回寓。翠鳳喊趙家姆來，收拾停當，打發子富睡下。趙家姆暨金鳳、珠鳳、小阿寶陸續散出。翠鳳料定沒有出局，也就安置。在被窩中，與子富交頭接耳，商量多時，不必明敍。高升知道，次日某宦家喜事，借聚豐園請客，主人須去道喜，故絕早打轎子伺候。等到子富起身，乘轎往聚豐園，已是冠裳滿座，燈綵盈門。吃過喜筵，子富不復坐轎，約同陶雲甫、陶玉甫、朱藹人、朱淑人兩家弟兄，出聚豐園，散步閒行。適遇洪善卿拱手立談。朱藹人忽想起一事，只因聽見湯嘯菴說善卿引着兄弟淑人，曾於周雙玉家打茶會，恐淑人年輕放蕩，難於防閑，有心要試試他。便和洪善卿說：『好幾日勿看見貴相知阿，好一淘去望望俚。』善卿亦知其意，欣然願導。陶雲甫道：『倪勿去哉，哩幾花人跑得去，算儉。』朱藹人道：『我有道理，勿礙個。』當時洪善卿領了羅子富及陶朱弟兄共是六人，並至公陽里周雙珠家。雙珠見這許多人，不解何故，迎見請坐，復喊過周雙玉來。朱藹人一見雙玉，卽向淑人道：『耐叫仔兩個局，勿曾吃歇酒？今朝朋友齊來裏，我替耐喊個檯面下去，請請俚噪。』朱淑人應又不好，不應又不好，忸忸一會，不覺紅漲於面。羅子富最爲高興，連說：『蠻好蠻好。』催大姐巧圓：『快點去喊哩！』淑人着急，立起身來阻擋道：『倪阿是到館子浪去。』

吃，叫個局罷。」子富嘆道：「館子浪倪勦吃，該搭好。」不由分說，逕令巧圓去喊，就故歇擺起來。陶雲甫向朱藹人道：「耐個老阿哥，倒無佗，可惜淑人勿像耐會白相。倘倪陶玉甫做仔耐兄弟，故末一淘白相相對景哉。」陶玉甫見說到自己有些不好意思。朱藹人正色道：「倪住家來裏夷場浪，索性讓倪噪白相相從小看慣仔，倒也無佗要緊。勿然一逕關來踩書房裏，好像蠻規矩放出來仔，來勿及個去白相，難末倒壞哉。」洪善卿接說道：「耐閒話是勿差。价末也要看人嗎？淑人末無佗要緊，倘然喜歡白相個人，終究白相勿得。」說得朱淑人再坐不住，假做看單條字畫，掩過一邊，匿面向壁，連周雙玉亦避出房外。周雙珠笑道：「俚噪兩家頭，一樣個脾氣，閒話末一聲無撥，肚皮裏蠻乖來浪。」大家呵呵一笑，剪住話頭。迨至檯面擺好，阿金請去入席，衆人方盪過對面，周雙玉房間。即時發局票，起手巾，無須推讓，隨意坐定。朱淑人雖係主人，也不敬酒，也不敬菜，竟自斂手低頭，嘿然危坐。周雙玉在傍，也只說得一句，請用點。衆人舉杯道謝。淑人又含羞不應。阿德保奉上第一道魚翅，衆人已自遍嘗，獨淑人不會動筷。羅子富笑道：「耐個主人，要客人來請耐個。」因卽擎起牙筷，連說請請請，羞得淑人越發回過頭去。朱藹人道：「耐越是去說俚，俚越勿好意思，索性等俚歇罷。」爲此朱淑人落得一概不管。幸有本堂局周雙珠在座，代爲應酬，頗不寂寞。一時黃翠鳳、林素芬、覃麗娟、李漱芳、陸續齊集。羅子富首先擺莊。賓主雖止六人，也覺興致勃勃。朱淑人捉空，斜過眼梢，望後偷覷，只見周雙玉也是嘿然危坐，袖中一塊元色熟羅手帕，拖出半塊在外。淑人趁檯面上搗拳熱鬧，暗暗伸過手去，要拉他手帕。被雙玉覺着，忙將手帕縮進袖中，依然不睬。淑人沒奈何，自己去腰裏解下一件翡翠猴兒扇墜，暗暗遞過雙玉懷裏。雙玉縮手不迭。淑人只道雙玉必然接受，將手一放，那猴兒便滴溜溜滾落樓板上。周雙珠聽見聲響，卽問杏脫仔佗物事，令巧圓去桌下尋覓。淑人心慌，親自去拾。不料雙玉一脚踹住那猴兒，遮在褲腳管內，推說無佗，隨取酒壺，轉令巧圓去添酒。因此掩飾過去。適臨着淑人打莊，羅子富伸拳候教。淑人匆促應命，連輸五拳。淑人取酒欲飲，忽聽周雙珠高聲喚道：「雙玉

哩！來代酒呀！」淑人回身去看，果然周雙玉已不在座；連樓板上翡翠猴兒，也不知去向。淑人始放下心。巧圓適取酒進房，代飲兩杯，再喚雙玉來代。雙玉代過酒，仍是嘿然危坐。淑人再去偷覷，只見雙玉袖中另換一塊湖色熟羅手帕，也拖出半塊在外。淑人會意，又暗暗伸過手去，要拉雙玉，正呆着臉看檯面上搯拳，全不覺得，竟爲淑人所得，揣在懷裏，不勝之喜，意欲出席，背地取那手帕來，賞鑒賞鑒，又恐別人見疑，姑且忍耐。無如羅子富興致愈高，自己擺莊之後，定要每人各擺一莊。後來陶玉甫不勝酒力和李漱芳先行，林素芬覃麗娟隨後告辭。黃翠鳳上前，撤去酒杯，按住羅子富，不許再開，方纔散席。黃翠鳳催着羅子富同去。朱蕩人陶雲甫向楊牀對面躺下，吸煙閒談。洪善卿盪過周雙珠房間，剩下朱淑人，獨自一個，溜出客堂，掏取懷裏那手帕，隨手一抖，好像一股熱香氤氳噴鼻，仔細一聞，卻又沒有什麼。淑人看那手帕，乃是簇新的湖色熟羅，四圍繡着茶青狗牙針，不知是否雙玉所繡，翻來覆去，聯想一回，然後摺疊起來，藏好在荷包袋內。正欲轉身，忽見周雙玉立在屏門背後，偷覷微笑。淑人又含羞要避，雙玉點首相招，淑人喜出望外，急急趕去。雙玉却沉下臉，咕嚕道：「耐該搭認得哉呀！同仔幾花人來做啥？」淑人低聲陪笑道：「价末歇兩日，我一幹仔來。」雙玉道：「耐有幾花事體，忙得來，再要歇兩日。」淑人告罪道：「說差哉！明朝來，明朝定歸來。」雙玉始不言語。淑人亦就回房。朱蕩人陶雲甫各吸兩口煙，早是上燈時候，叫過洪善卿來，並連朱淑人相約同行。周雙珠周雙玉並送至樓梯邊而別。雙珠歸到自己房間，雙玉跟在後面。雙珠不解其意，相與對坐於煙榻之上。雙玉先自腩脹而笑，取出那翡翠猴兒，給阿姐看。雙珠看那猴兒，渾身全翠，惟頭是羊脂白玉，胸前捧着一顆仙桃，却是翡色，再有兩點黑星，可巧雕作眼睛，雖非希罕寶貝，料想價值匪輕。問雙玉道：「阿是五老爺送撥耐哉？」雙玉不答，僅點點頭。雙珠笑道：「故是送撥耐個表記，拿去坑好來浪。」雙玉臉色一雌，叫聲阿姐，央及道：「勸撥洪老爺曉得哩！」雙珠問：「爲啥？」雙玉道：「洪老爺要告訴俚，噪屋裏個呀！」雙珠道：「洪老爺末爲啥去告訴俚，噪屋裏個？」雙玉吶吶然說不出口。雙珠

兩指頭，點了兩點笑道：『耐末真真是外行。耐做五少爺，是坎坎做起呀！告訴仔洪老爺末，隨便僉拜托拜托，倘然五少爺勿來，也好教洪老爺去請阿是蠻好爲僉要瞞俚。』雙玉道：『价末阿姐搭洪老爺說一聲，阿好？』雙珠沉吟道：『我說也無僉，就不過五少爺個閒話，耐才要說出來，故末我替耐說。』雙玉道：『五少爺勿說僉，就說是明朝來。』雙珠沉吟不語。雙玉取那翡翠猴兒，復欣欣然下樓，到周蘭房間裏，要給無僉看。只見周蘭躺在榻床上，沉沉閉目，烟迷正濃。周雙寶爬在榻床前燒烟。雙玉不敢驚動，正要退出，不想周蘭並未睡着，睜眼叫住。問雙玉僉事體。雙玉爲雙寶在傍，不肯顯然呈出，含糊混過。周蘭只道雙玉又要說雙寶的不是，因支使雙寶出房。雙寶去後，雙玉然後近前，靠着周蘭腿膀，遞過那翡翠猴兒。周蘭擎在掌中，嘖嘖稱讚。雙玉滿心歡喜，待要訴說朱淑人如何情形，忽聽得樓梯上，咭咭咯咯，是雙寶腳聲上樓。雙玉急急收起猴兒，辭了周蘭，捏手捏腳，一直跟到樓上。雙寶逕進雙珠房間。雙玉悄立簾下，暗中竊聽。聽那雙寶帶哭帶說道：『我碰着仔前世裏冤家，剛剛反仔一泡，故歇呼來浪說我僉，我是定歸活勿落個哉。』雙珠道：『俚勿是說耐哩。』雙寶道：『僉勿是噠勿是末爲僉教我走開點？』雙玉聽到這裏，好似一盆酸騰騰炭火，端上心頭，歛地掀簾，挺身進去，向靠壁高椅一坐。盛氣說道：『我搭無僉說句閒話，阿是耐勿許我說？我就依仔耐，從此以後，終勿到無僉房間裏去說一聲閒話末哉。阿好？』雙珠厭問口舌，攢眉嘆道：『僉要緊噠。』一面調開雙寶，一面按住雙玉。雙玉見阿姐如此，亦就隱忍。晚餐以後，大家忙亂出局。及十點多鐘，雙珠先回。洪善卿吃得醉醺醺的，接踵而至。雙珠令阿金泡一碗極醃的雨前茶，給善卿解渴，隨意講說。提起朱淑人和雙玉來，雙珠先嗤的一笑，然後說道：『故歇個清倌人，比仔渾倌人，花頭更要大耐一淘來裏檯面浪，阿是勿會曉得？』善卿問故，雙珠遂將淑人贈翡翠扇墜與雙玉之事，細述一遍。善卿道：『雙玉也好做大生意哉，就讓俚來點仔大蠟燭罷。』雙珠道：『好個耐做媒人哉，噠。』善卿道：『媒人耐去做，我末幫幫耐好哉。』雙珠應諾。計議已定，一宿無話。次日午牌時分，善卿雙珠同時起身，洗了

臍，喫些點心，阿金卽送上一張請客票頭。善卿看是王蓮生的，請至張蕙貞家，而商事件。遂令傳說曉得。善卿就要與辭，雙珠囑付晚歇來。善卿道：『晚歇淑人來，我問架頭，倒是勿來個好。』雙珠想也不差。善卿乃離了周雙珠家，出公陽里，經同安里，抄到東合興，張蕙貞家。上樓進房，那張蕙貞還蓬着頭，給王蓮生燒鴉片烟。蓮生迎見善卿，當令娘姨去叫菜吃便飯。善卿坐下，蓮生授過一篇帳目，托善卿買辦。善卿見開着一副翡翠頭面，件件俱全，註明皆要全綠。善卿道：『翡翠物事，我搭耐一淘去買個好。推板點百十洋錢，也是一副頭面，倘然要好個，再要全綠，常恐要千把噪哩。』蕙貞插嘴道：『我說一千洋錢還勿穀哩，耐去算哩。一對釧臂末，就幾百洋錢，也勿稀奇。』善卿問蕙貞，阿是耐要買。蕙貞倒笑起來道：『洪老爺說笑話哉，倪末阿配，金個還勿會全哩，要翡翠個做啥？』善卿料知是爲沈小紅辦的了。當時蕙貞去客堂窗下梳頭，蓮生躺在榻牀上吸烟，善卿移坐下，手問蓮生道：『沈小紅搭耐今年用脫仔勿少哉呀！再要辦翡翠頭面撥俚。』蓮生蹙額不語。善卿道：『我說耐就回頭仔，俚也無俗。』蓮生嘆口氣道：『耐先搭俚辦兩樣再說。』善卿度不可諫，不若見機緘口爲妙。須臾，娘姨搬上聚豐園叫的四隻小碗，并自備的四隻葷碟，又燙了一壺酒來。蓮生請善卿對坐小酌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高亞白填詞狂擲地

王蓮生醉酒怒冲天

且說洪善卿、王蓮生吃酒中間，善卿偶欲小解，小解回來，經過房門首，見張蕙貞在客堂裏，點首相招，便踱出去。蕙貞悄悄地說道：『洪老爺難爲耐，耐去買翡翠頭面，就依俚一副買全仔。』王老爺怕個沈小紅，真真怕得無淘成個哉，耐勿會看見王老爺臂膊浪，大膀浪撥沈小紅指甲搯得來，才是個血。倘然翡翠頭面勿買得去，勿曉得沈小紅再有俗刑罰要辦俚哉。耐就搭俚買仔罷。王老爺多難爲兩塊洋錢，倒無俗要緊。』善卿微笑無言，嘿。

然歸座。王蓮生依稀聽見，佯做不知。兩人飲盡一壺，便令盛飯。蕙貞新妝已畢，即打橫相陪，共桌而食。飯後，善卿遂往城內珠寶店去。蓮生仍令蕙貞燒烟，接連吸了十來口，過足煙癮，自鳴鐘已敲五下。善卿已自回來，只買了劍臂押髮兩樣，價洋四百餘元，其餘貨色不合，緩日續辦。蓮生大喜謝勞。洪善卿自要料理永昌參店事務，告別南歸。王蓮生也別了張蕙貞，坐轎往西蒼芳里，親手賚與沈小紅。小紅一見，即問：「洪老爺哩？」蓮生說：「轉去哉。」小紅道：「阿曾去買嘅？」蓮生道：「買仔兩樣。」當下揭開紙盒，取翡翠劍臂押髮，排列桌上，說道：「耐看劍臂倒無佢，就是押髮，稍微推板點，倘然耐勿要末，再拿去調。」小紅正眼兒也不曾一覷，淡淡的答道：「勿曾全哩呀，放來浪末哉。」蓮生忙依舊裝好，藏在床前妝檯抽屜內，復向小紅道：「再有幾樣末，才勿好勿曾買停兩目，我自家去揀。」小紅道：「倪搭是揀剩下來物事，陸裏有好個嘅？」蓮生道：「捨人揀剩下來？」小紅道：「价末爲佢先要拿得去？」蓮生着急，將出珠寶店發票，送至小紅面前道：「耐看哩，發票來裏晚。」小紅撒手擦開道：「我勸看。」蓮生喪氣退下。阿珠適在加茶碗，呵呵笑道：「王老爺來裏張蕙貞搭，忒煞開心哉，也該應來吃兩聲閒話。」阿對？蓮生亦只得越笑而罷。維時天色晚將下來，來安呈上一張請客票頭，係葛仲英請去吳雪香、家酒敘。蓮生爲小紅臉色，似乎不喜，歡趁勢與辭赴席。小紅不留不送，聽憑自去。蓮生仍坐轎往東合興里吳雪香家。主人葛仲英迎見讓坐，先到者只有兩位，都不認識，通起姓名，方知一位爲高亞白，一位爲尹癡鴛。蓮生雖初次見面，早聞得高尹齊名，並爲兩江才子，拱手致敬，說聲幸會。接着外場報說，壺中天請客，說請先坐。葛仲英因令擺起檯面來。王蓮生問請的何人，仲英道：「是華鐵眉。」這華鐵眉和王蓮生也有些世誼。葛仲英專誠請他，因他不喜熱鬧，僅請三位陪客。等了一會，華鐵眉帶局孫素蘭同來，葛仲英發下三張局票，相請入席。華鐵眉問高亞白阿曾碰着意中人，亞白搖搖頭。鐵眉道：「不料亞白多情，人竟如此落落寡合。」尹癡鴛道：「亞白個脾氣，我蠻明白來裏，可惜我勿做佢人，我做仔佢人，定歸要亞白生仔相思病，死來裏上海。」高亞白大笑道：

「耐就勿做官人，我倒也來裏想耐呀！」癡鴛亦自失笑道：「倒撥俚討仔個便宜。」華鐵眉道：「人盡願爲夫子妾，天教多結再生緣，也算是一段佳話。」尹癡鴛又向高亞白道：「耐討我便宜末，我要罰耐。」葛仲英卽令小妹姐取雞缸杯。癡鴛道：「且慢，亞白好酒量，罰俚吃酒，無捨要緊，我說酒末勿撥俚吃，要裏照張船山詩意，再做兩首，比張船山做得好，就饒仔俚，勿好末，再罰俚酒。」亞白道：「我曉得耐要起我花頭，怪勿得堂子俚，才叫耐囚犯。」癡鴛道：「大家聽聽看，我要俚做得詩，就罵我囚犯，倘然做仔學臺主考，要俚做文章，故是烏龜豬羅才要罵出來個哉！」合席闌然一笑。高亞白自取酒壺，篩滿一雞缸杯，道：「价末先讓我吃一杯，澆澆詩肚子。」尹癡鴛道：「故倒無俗，倪也陪陪耐末哉。」大家把雞缸杯斟上酒，照杯乾訖。尹癡鴛討過筆硯紙牋，道：「念出來，我來寫。」高亞白道：「張船山兩首詩，撥俚意思做完個哉，我改仔填詞罷。」華鐵眉點頭說是。於是亞白念癡鴛寫道：

先生休矣！諒書生此福幾生修到，磊落鬚眉渾不喜，偏要雙鬟窈窕。撲朔雌雄，曬黃牝牡，交在忘形好。鍾情如是，鴛鴦何苦顛倒？

尹癡鴛道：「調皮得來，又要罰哩！」大家沒有理會。又念又寫道：

還怕妬煞倉庚，望穿杜宇，燕燕歸來杳。收拾買花珠十斛，博得山妻一笑。杜牧三生，韋皋再世，白髮添多少？迴波一轉，驀驚畫眉人老。

高亞白念畢，猝然問尹癡鴛道：「比張船山如何？」癡鴛道：「耐阿要面孔倒真真比起張船山來哉！」亞白得意大笑。王蓮生接那詞來，與華鐵眉葛仲英同閱。尹癡鴛取酒壺向高亞白道：「耐自家算好，我也勿管，不過畫眉兩個字，平仄倒仔轉來，要罰耐兩杯酒。」亞白連道：「我喫我喫。」又篩兩雞缸杯，一氣吸盡。葛仲英閱過那詞道：「百字令末句，平仄可以通融點。」亞白道：「癡鴛要我吃酒，我勿吃，俚心裏總歸勿舒齊，勿是爲儉平。」

灰。『華鐵眉問道：「燕燕歸來，阿用儉典故？」』亞白一想道：「就用個東坡詩，「公子歸來燕燕忙，」鐵眉默然。尹癡鴛冷笑道：「耐呀！來浪騙人哉！耐是用個蒲松齡，此「似曾相識燕歸來」一句呀！阿怕倪勿曉得。」亞白鼓掌道：「癡鴛可人！」鐵眉茫然問癡鴛道：「我勿懂耐閒話，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」歐陽修晏殊詩詞集中，皆有之，與蒲松齡何涉？」癡鴛道：「耐要曉得該個典故，再要讀兩年書得哩！」亞白向鐵眉道：「耐勁去聽，陸裏有儉典故？」癡鴛道：「耐說勿是典故，入市人呼好快刀，回也何曾霸產，用個儉嘅？」鐵眉道：「我倒要請教請教，耐來浪說，儉我索性一點勿懂哉。」亞白道：「耐去拿聊齋誌異，查出蓬香一段來看，好哉。」癡鴛道：「耐看完仔聊齋末，再拿里乘閩小紀來看，故末「快刀」「霸產」包耐才懂。」王蓮生閱竟，將那詞放在一邊，向葛仲英道：「明朝拿得去，上來噪新聞紙浪，倒無儉。」仲英待要回言，高亞白急取那詞紛紛揉碎，丟在地下道：「故末謝謝耐，勳去上新聞紙浪，有方蓬壺一班人，倪勿配個。」仲英問蓬壺釣叟如何？亞白笑而不答。尹癡鴛道：「教俚磨磨墨，還算好。」亞白道：「我是添香捧硯，有耐癡鴛承乏個哉。」蓬壺釣叟只好教俚去倒夜壺。『華鐵眉笑道：「狂奴故態，倪吃酒罷。」遂取齊鷄缸杯，首倡擺莊。其時出局早全，尹癡鴛叫的林翠芬、高亞白叫的李浣芳，皆係清倌人。王蓮生就叫對門張蕙貞，攜起拳來，大家爭着代酒。高亞白存心要灌醉尹癡鴛，概不准代。王蓮生微會其意，幫着撮弄癡鴛，不想癡鴛眼明手快，拳道最高，反把個蓮生先灌醉了。張蕙貞等蓮生擺過莊，纔去臨行時，諄囑蓮生切勿再飲。無如這華鐵眉酒量尤大，似高亞白，比至輪莊擺完，出局散盡之後，鐵眉再要行拍七酒令，在席只得勉力相陪。王蓮生糊糊塗塗，屢次差誤，接着又罰了許多酒，一時覺得支持不住，不待令完，竟自出席去榻牀躺下。華鐵眉見此光景，也就胡亂收令。葛仲英請王蓮生用口稀飯，蓮生搖手不用，拿起簽子，想要燒鴉片煙，却把不准火頭，把煙都淋在盤裏。吳雪香見了，忙喚小妹姐來裝，蓮生又搖手不要，歛地起身拱手告辭先行。葛仲英不便再留，送至簾下，吩咐來安當心伺候。來安請蓮生登轎，掛上轎簾，攔好手版。

問陸裏去？蓮生說西蒼芳來安因扶着轎，逕至西蒼芳里沈小紅家，停在客堂中。蓮生出轎，一直跑上樓梯。阿珠在後面廚房內，慌忙趕上，高聲喊道：「阿唷！王老爺慢點哩！」蓮生不答，只管跑。阿珠緊緊跟至房間，笑道：「王老爺，我嚇得來，勿曾跌下去還算好！」蓮生四顧不見沈小紅，即問阿珠。阿珠道：「常恐來浪下頭！」蓮生並不再問，身子一歪，就直挺挺躺在大床前皮椅上，長衫也不脫，鴉片煙也不吸，已自朦朧睡去。外場送上水銚手巾，阿珠低聲叫王老爺揩把面。蓮生不應，阿珠目示外場，只沖茶碗而去。隨後珠阿悄悄出房，將指甲向亭子間板壁上點了三下，說聲王老爺睏哉。此也是合當有事。王蓮生鼾聲雖高，並未着聽。聽阿珠說，詫異得狠，只等阿珠下樓。蓮生急急起來，放輕脚步，摸至客堂後面，見亭子間內有些燈光，舉手推門，卻從內拴着的。周圍相度，找得板壁上一個鴿蛋大的橢圓窟窿，便去張覷。向來亭子間，僅擺一張榻床，並無帷帳，一目了然。蓮生見那榻床上，橫着兩人，摟在一處。一個分明是沈小紅，一個面龐亦甚廝熟，仔細一想，不是別人，乃大觀園戲班中武小生柳小兒。蓮生這一氣，非同小可！撥轉身，搶進房間，先把大床前梳妝檯，狠命一板，梳妝檯便橫倒下來。所有燈臺鏡架，自鳴鐘玻璃花罩，乒乓兵兵，撒滿一地。但不知抽屜內新買的翡翠釧臂，壓髮，砸破不曾，並無下落。樓下娘姨阿珠聽見，知道誤事，飛奔上樓。大姐阿金大和三四個外場，也簇擁而來。蓮生又去榻床上，掇起煙盤，往後一擲，將盤內全副煙具，零星擺設，象撒豆一般，豁琅琅直飛過中央圓桌。阿珠拚命上前，從蓮生背後攔腰一抱。蓮生本自怯弱，此刻却猛如虓虎，那裏抱得住？被蓮生一脚踢倒，連阿金大都辟易數步。蓮生綽得煙槍在手，前後左右，滿房亂舞，單留下掛的兩架保險燈。其餘一切玻璃方燈，玻璃壁燈，單條的玻璃面衣櫥，玻璃面大床嵌的玻璃橫額，逐件敲得粉碎。雖有三四個外場，只是橫身攔勸，不好動手。來安暨兩個轎班，只在簾下偷窺，並不進見。阿金大呆立一旁，只管發抖。阿珠再也爬不起來，只極口嚷道：「王老爺勸哩！」蓮生沒有聽見，只顧橫七豎八，打將過去，重複橫七豎八，打將過來。正打得沒個開交，突然有一個後生，鑽進房裏，便撲翻身，向樓板上，影影

彭礮響頭。口中只喊『王老爺救救！王老爺救救！』蓮生認得這後生，係沈小紅嫡親兄弟，見他如此，心上一軟，嘆了口氣，丟下烟槍，冲出人叢，往外就跑。來安暨兩個轎班，不隄防，猛吃一驚，趕緊跟隨下樓。蓮生更不坐轎，一直跑出大門來，安顧不得轎班，邁步追去，見蓮生進東合興里，來安始回來領轎。蓮生跑到張蕙貞家，不待通報，闖進房間，坐在椅上，喘做一團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嚇得個張蕙貞怔怔的相視，不知爲了甚麼，不敢動問。良久，先探一句道：『檯面散仔歇哉？』蓮生白瞪着兩隻眼睛，一聲兒沒言語。蕙貞私下令娘姨去問來安，恰遇來安領轎同至，約略告訴幾句，娘姨復至樓上，向蕙貞耳朵邊，輕輕說了，蕙貞纔放下心，想要說些閒話，替蓮生解悶，又沒甚可說，且去裝好一口鴉片煙，請蓮生吸，並代蓮生解扭扣，脫下熟羅單衫。蓮生接連吸了十來口煙，始終不發一詞。蕙貞也只小心伏侍，不去兜搭。約摸一點鐘時，蕙貞悄問：『阿吃口稀飯？』蓮生搖搖頭。蕙貞道：『价末咽罷！』蓮生點點頭。蕙貞乃傳命來安打轎回去，令娘姨收拾床褥。蕙貞親替蓮生寬衣褪襪，相陪睡下。朦朧中，但聞蓮生長吁短嘆，反側不安。及至蕙貞一覺醒來，晨曦在牖，見蓮生還仰着臉，眼睜睜只望床頂發默。蕙貞不禁問道：『耐阿曾困歇？』蓮生仍不答。蕙貞便坐起來，略挽一挽頭髮，重伏下去，臉對臉問道：『耐儉實概，噠？氣壞仔身體末，儉犯着？』蓮生聽了這話，忽轉一念，推開蕙貞，也坐起來。盛氣問道：『我要問聲耐，阿肯替我擗口氣？』蕙貞不解其意，急的漲紅了臉道：『耐來浪說儉噠？阿是我待差仔耐？』蓮生知道誤會，倒也一笑，勾着蕙貞頸項，相與躺下，慢慢說明。小紅出醜，要娶蕙貞之意，蕙貞如何不肯萬順千依，霎時定議。當下兩人起身洗臉，蓮生令娘姨喚來安來，來安絕早承應，聞喚趨見。蓮生先問：『阿有儉公事？』來安道：『無撥，就是沈小紅個兄弟，同娘姨到公館裏來，哭哭笑笑，磕仔幾花頭，說請老爺過去一埭……』蓮生不待說完，大喝道：『儉人要耐說噠！』來安連應幾聲：『是！』退下兩步，挺立候示。停了一會，蓮生方道：『請洪老爺來！』來安承命下樓，叮囑轎班而去。一路自思，不如先去沈小紅家，報信邀功爲妙。遂由東合興里北面，轉至西蒼芳里，沈小紅家。沈小

紅兄弟接見大喜，請進後面帳房裏坐，捧上水煙筒。來安吸着說道：『倪終究無佗幾花主意，就不過閒話裏幫句把末哉。故歇教我去請洪老爺，我說耐同我一淘去，教洪老爺想個法子，比仔倪說個靈。』沈小紅兄弟感激非常。又和阿珠說知，三人同去。先至公陽里周雙珠家，一問不在。出街卽各坐東洋車，逕往小東門陸家石橋，然後步行到鹹瓜街永昌參店，那小夥計認得來安，忙去通報。洪善卿剛趲出客堂，沈小紅兄弟先上前磕個頭，就鼻涕眼淚一齊滾出，訴說昨夜頭，勿曉得王老爺爲佗動仔氣，如此如此。善卿聽說，十猜八九。却轉問來安，耐來做佗來？來安道：『我是倪老爺差得來，請洪老爺到張蕙貞搭去。』善卿低頭一想，令兩人在客堂等候，獨喚娘姨阿珠向裏面套間去，細細商量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憑真誠淫凶甘伏罪 驚實信仇怨激成親

且說來安暨沈小紅兄弟，在客堂裏等了多時，娘姨阿珠出來，却和沈小紅兄弟先回。來安又等一會，洪善卿纔出來向來安道：『俚噪教我勸勸王老爺，倪是朋友，倒有點閒架頭，要末同仔王老爺到俚搭去，讓俚噪自家說耐說阿對？』來安那有不對之理，滿口答應。善卿卽帶來安同行，仍坐東洋車，逕往四馬路東合興里張蕙貞家。其時王蓮生正叫了四隻小碗，獨酌解悶。善卿進見，蓮生讓坐，善卿笑道：『昨日夜頭辛苦哉。』蓮生含笑噴道：『耐再要調皮起先，我教耐打聽，耐勿肯。』善卿道：『打聽佗？』蓮生道：『信人姘仔戲子，阿是無處打聽哉？』善卿道：『耐自家勿好，同俚去坐馬車，才是馬車浪坐出來個事體。我阿曾搭耐說，沈小紅就爲仔坐馬車，用場大點，耐勿覺着晚。』蓮生連連搖手道：『勸說哉，倪吃酒。』娘姨添上一副杯筷，張蕙貞親來斟酒。蓮生乃和善卿說，翡翠頭面勳買哉。另有一篇帳目，開着天青披大紅裙之類，托善卿趕緊買辦。善卿笑向蕙貞道：『恭喜耐！』蕙貞羞得遠遠走開。善卿正色向蓮生道：『故歇耐討蕙貞先生是蠻好，不過沈小紅搭耐就實概勿去。』

仔終好像勿局哩！』蓮生焦躁道：『耐管俚局勿局！』善卿訕笑婉言道：『勿是呀！沈小紅單做耐一個客人，勿去仔無撥哉！剛剛碰着仔節浪，幾花開消，才勿着杠屋裏再有爺娘搭兄弟，一家門要喫要用，教俚再有儉法子四面逼上去，阿是要逼殺俚性命哉？雖然沈小紅性命也無儉要緊，九九歸原，終究是爲仔耐，也算一椿罪過事體。倪爲仔白相了，倒去做罪過事體末，何苦呢？』蓮生沉吟點頭道：『耐是也來浪幫俚噪。』善卿靦然作色道：『耐倒說得稀奇！我爲儉去幫俚噪。』蓮生道：『耐要我到俚搭去，阿是幫俚噪？』善卿咳的長嘆一聲，却轉而笑道：『耐做仔沈小紅末，我一徑說無儉趨勢，耐勿相信，搭俚恩煞。故歇耐動仔氣，倒說我幫俚噪哉，故末真真無儉話頭。』蓮生道：『价末耐爲儉要我去。』善卿道：『我勿是要耐再去，耐就去做一壞好哉。』蓮生道：『去一壞末，做儉？』善卿道：『故末就是替耐算計，常恐有儉事體，耐去仔，俚噪要一放心噪，耐末也好看俚噪光景，四五年做下來，總有萬把洋錢哉！一點點局帳，也犯勿着少俚耐，去撥仔俚，讓俚去開消仔，節浪也好過去，難下節做勿做，隨耐個便，阿是？』蓮生聽罷無言。善卿因慊慊道：『晚歇我同耐一淘去，看俚說儉，倘然有半句閒話聽勿進末，倪就走。』蓮生直跳起來讓道：『我勿去。』善卿只得訕笑剪住。兩人各飲數杯，仍和蕙貞一同吃過中飯。善卿要去代蓮生買辦，蓮生也要暫回公館，約善卿日落時候，原於此處相會。善卿應諾先行。蓮生吸不多幾口鴉片烟，就喊打轎，逕歸五馬路公館。坐在樓上臥房中，寫兩封應酬信札，來安在傍伏侍。忽聽得吉丁當銅鈴搖響，似乎有人進門，與蓮生的姪兒天井裏說話。隨後一乘轎子，擡至門首停下。蓮生只道拜客的，令來安去看，來安一去，竟不覆命。却有一陣咕咕略略小腳聲音，登上樓梯。蓮生自往外間看時，誰知卽是沈小紅，背後跟着阿珠。蓮生一見，暴跳如雷，厲聲喝道：『耐再有面孔來見我，搭我滾出去。』喝着還不住的躁脚。沈小紅水汪汪含着兩眶眼淚，不則一聲，阿珠上前分說，也按捺不下。蓮生一頓胡鬧，不知說些甚麼。阿珠索性坐定，且等蓮生火性稍殺，方朗朗說道：『王老爺比方耐做仔官，倪來告狀，耐也要聽明白，難末還要該應。』

打該應罰，耐好斷碗！故歇一句閒話也勿許倪說，耐陸裏曉得有冤枉個事體？」王蓮生盛氣問道：「我冤枉仔俚，噪？」阿珠道：「耐是勿曾冤枉倪，倪先生有點冤枉，要搭耐說，耐阿要俚說？」蓮生道：「俚再要說冤枉末，索性去嫁撥仔戲子好聽碗！」阿珠倒呵呵冷笑道：「俚兄弟冤枉仔俚，好去搭俚爺娘說，俚爺娘冤枉仔俚，再好搭耐王老爺說，耐王老爺再要冤枉俚，真真教俚無處去說哉！」說了轉向小紅道：「倪去罷，再說俚？」那小紅亦坐在高椅上，將手帕掩着臉，嗚嗚飲泣。蓮生亂過一陣，跑進臥房，概置不睬。小紅與阿珠在外間，寂靜無聲。蓮生提起筆來，仍要寫信，久之不能成一字，但聞外間切切說話，接着小紅竟趲到臥房中，隔着書桌，對面而坐。蓮生低下頭，只顧寫。小紅顫聲說道：「耐說我俚個俚個，我倒無俚，我爲仔自家差仔點，對勿住耐，隨使耐去辦我，我蠻情願爲俚勿許我說閒話。阿是定歸要我冤枉死個？」說到這裏，一口氣奔上喉嚨，哽咽要哭。蓮生攔下筆，聽他說甚。小紅又道：「我吃是煞仔倪親生娘個虧，先起頭末要我做生意，故歇來仔個從前做過歇個客人，定歸原要我做，我爲仔娘了聽仔俚，說勿出個冤枉，耐倒再要冤枉我，姘戲子？」蓮生正待回駁，來安匆匆跑上，報說洪老爺來。蓮生起身向小紅道：「我搭耐無俚閒話，我有事體來裏，耐請罷！」說畢，丟下小紅在房裏，阿珠在外間，逕下樓和洪善卿同行，至東合興里張蕙貞家。張蕙貞將善卿辦的物事與蓮生過目。蓮生將沈小紅陪罪情形述與蕙貞，大家又笑又嘆。當晚善卿喫了晚飯始去。蕙貞臨睡，笑問蓮生道：「耐阿要再去做沈小紅？」蓮生道：「難是讓小柳家去做個哉！」蕙貞道：「耐勿做末，倒勸去糟場俚，俚教耐去，耐就去去也無俚，只要如此如此。」蓮生道：「起先我看沈小紅好像蠻對景，故歇勿曉得爲俚，俚凶末勿凶哉，我倒也看勿起俚。」蕙貞道：「想必是緣分滿哉！」閒論一回，不覺睡去。次日五月初三，洪善卿於午後來訪蓮生，計議諸事，大略齊備。閒話中，復說起沈小紅來，善卿仍前相勸。蓮生先入蕙貞之言，欣然願往。於是洪善卿、王蓮生約同過訪沈小紅。張蕙貞送出房門，望蓮生丟個眼色，蓮生笑而領會。及至西營芳里，沈小紅家門首，阿珠迎着，喜出望外，呵呵

笑道：「倪只道仔王老爺，倪搭勿來個哉！倪先生勿會急煞，還好哩。」一路訕笑，擁至樓上房間，沈小紅起身，見叫聲「洪老爺」，嘿然退坐。蓮生見小紅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，不施脂粉，素淨異常，又見房中陳設一空，殊形冷落，只剩一面着衣鏡，爲敲碎一角，還嵌在壁上，不覺動了今昔之感，浩然長嘆。阿珠一面加茶碗，一面搭訕道：「王老爺說倪先生儉個儉個，倪下頭問我，陸裏來個閒話？我說王老爺肚皮裏蠻明白來浪，故歇爲仔氣頭浪說罷哉呀！阿是真說俚妍戲子？」蓮生道：「妍勿妍儉要緊，勳說哉。」阿珠事畢自去。善卿欲想些閒話來說，笑問小紅道：「王老爺勿來末，耐牽記煞來仔倒勿響哉？」小紅勉強一笑，向榻牀取簽子燒鴉片，裝好一口在檯上，放在上手，蓮生就躺下去吸。小紅因道：「該副烟盤，還是我十四歲辰光，搭倪娘裝個烟，一逕放來浪，勿曾用，故歇倒用着哉。」善卿就問長問短，隨意講說。阿珠不等天晚，即請點菜便飯。蓮生尚未答應，善卿竟作主張，開了四色去叫。蓮生一味隨和，晚飯之後，阿珠早將來安轎班，打發回去，留下蓮生，那裏肯放？善卿辭別獨歸，只剩蓮生、小紅兩人在房。小紅纔向蓮生說道：「我認得仔耐四五年，一逕未曾看見，耐實概個動氣，故歇來裏我面浪動個氣，倒也爲是搭我要好了，耐氣到實概樣式，我聽仔娘個閒話，勿曾搭耐商量，故末勿是我好，耐要冤枉我妍戲子，我就冤枉死仔，口眼也勿閉個哩！時髦官人，生意好，尋開心，要去妍戲子，像我生意阿好，噯我哪勿是小幹件，勿懂事體，妍仔戲子，阿好做生意？外頭人爲仔耐搭我要好仔，才來浪眼熱，勳說儉張蕙貞，連搭仔朋友，也說我邱話，故歇耐去說仔我妍戲子，再有捨人來搭我仲冤，除非到仔閻羅王殿，浪剛剛明白，噯！蓮生微笑道：「耐說勿妍就勿妍，儉要緊，噯。」小紅又道：「我身體末，是爺娘養來浪，除仔身體，一塊布一根線，才是耐辦撥我個物事，耐就打完仔，也無儉要緊。不過耐要替脫我個人，耐替我想想看，再要活來浪做儉，除仔死，無撥一條路好走，我死也勿怪耐，才是我娘勿好。不過我替耐想，耐來裏上海當差使，家眷末也勿曾帶，公館裏就是一個二爺，笨手笨腳，樣色都勿周到，外頭朋友，就算耐知己末，總有勿明白個場花，就是我一個人，曉得

耐脾氣。耐心裏要有儉事體，我也猜得着，總稱耐個心，就是說說笑笑，大家總蠻對景。張蕙貞巴結末巴結煞，阿能殼像我？我是單做耐一個，耐就勿會討我轉去，賽過是耐個人，才靠耐來裏過去。耐心裏除仔我，也無撥第二個稱心個人來浪。故歇耐爲一時之氣，撻脫仔我，我是就不過死末哉，倒是替耐勿放心。耐今年也四十多歲哉，倪子團作，才勿曾有身體本底子嬌寡，再吃仔兩箇烟，有仔個人來浪陪陪耐，也好一生一世快快活活過日脚。耐倒硬仔心腸，拿自家稱心個人冤枉殺仔，難下去，耐再要有儉勿舒齊，儉人來替耐當心，就是說句閒話，再有儉人猜得着耐個心，睜開眼睛，要喊個親人，一歇也無處去喊，到該個辰光，耐要想着仔我沈小紅，我就連忙去投仔人身來，伏侍耐也來勿及個哉。」說着，重複鳴鳴的哭起來。蓮生仍微笑道：「該號閒話，說俚做儉。」小紅覺得蓮生比前不同，毫無意思，忍住哭又說道：「我搭耐實概說，耐原無撥回心，我再要說，也無儉說個哉。就算我千勿好萬勿好，四五年做下來，總有一點點好處，耐想着我好處末，就望耐照應點我爺娘，我末交代俚噪，拿我放來浪善堂裏，倘忙有一日伸仔冤，曉得我沈小紅勿是姘戲子，原要耐收我轉去，耐記好仔……」小紅沒有說完，仍禁不住哭了。蓮生只是微笑。小紅更無法子，打動蓮生。比及睡下，不知在枕頭邊，又有幾許柔情軟語，不復細敘。明日起來，蓮生過午欲行，小紅拉住問道：「耐去仔阿來？」蓮生笑道：「來個。」小紅道：「耐勸騙我，我閒話才說完哉，隨耐便罷。」蓮生佯笑而去。不多時來安送來局帳、洋錢。小紅收下，發回名片。接連三日，不見王蓮生來。小紅差阿珠、阿金大請過幾次，終不見面。到初八日，阿珠復去請了回來，慌慌張張告訴小紅道：「王老爺討仔張蕙貞哉，就是今朝日脚浪討得去。」小紅還不甚信，再令阿金大去。阿金大回去，大聲道：「儉勿是噯？拜堂也拜過哉，故歇來浪吃酒鬧熱得來。我就問仔一聲，勿曾進去。」小紅這一氣，却也非同小可。躁脚恨道：「耐就討仔別人，倒無儉爲儉去討張蕙貞？」當下欲往公館，當面問話，輾轉一想，終不敢去。阿珠、阿金大沒興散開。小紅足足哭了一夜，眼泡腫得像胡桃一般。這日初九，小紅氣的病了。不料敲過十二點鐘，來安送張